

# 触摸忻东旺作品中的“人民性”

■本报记者 唐永明

当代中国要说哪位画家画的劳动人民最接“地气”，忻东旺绝对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。他的一生都在执着于表现大众的平凡生活，用画笔为那些“沉默的大多数”立传。艺术作品的“人民性”在于它的真实和直观，老百姓看得懂、有共鸣，即所谓雅俗共赏，忻东旺在以“情态写实主义”开创具有中国气派的油画语言的同时，其作品并未拉开与表现对象的距离，反而纷纷获得来自画中的“他们”的认可。他让底层百姓的形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严与神性，登堂入室，在大雅之堂高高悬挂，俯视着芸芸观众。

忻东旺的底层视角，首先源于他自身的经历。他出生于河北农村，早年做过民间画匠，尝过为生活挣扎的艰辛，这段从泥土中出来的过往，让他对底层百姓的生存境遇有着切肤的共鸣。哪怕后来成为美术高等学府的教授，他不是以居高临下者的姿态“观察”，而是将自己视为农民工的“自己人”。他曾说想把农民工“留在画里”，就要真正把他们都当成兄弟、“工友”。

所以，他的绘画从一开始就将目光瞄准周围的普通大众，在创作时他并不是简单地用颜料去塑造他们，而是通过画笔和他们聊家长里短、柴米油盐，聊生活状态、婚姻恋爱，聊工作环境、薪资待遇等，以自己的真诚去触碰他们柔软的内心世界，让他们展现出最自然的姿态，然后再把他们的故事在画布上娓娓道来。他的画面所展现的都是一种平视的视角，攫取的都是劳动人民最真实的处境与状态，以及由此展现出的带有泥土气息和市井温度的灵魂——“打工人之魂”。

忻东旺拥有一种“显微镜式的本领”，十分擅长放大那些被忽视的细节。他的造型能力无懈可击，能精准捕捉每一个细节，并将之夸张地呈现。他的画作总让人联想到汉唐陶俑，在这些矮矮壮壮的身躯中，透出一种类似古代佛像的凝重与光辉，让凡人拥有神性，这无疑是他的艺术表达区别于其他人的特点之一。他不回避“丑”与“苦”：他笔下的人物很少是传统意义上的“美人”，但又绝非刻意地丑化，而是提炼出的社会生活的真实。

忻东旺作品的内涵深刻之处，在于不止于同情。他的作品记录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特有的阵痛，呈现了农民工在“熟人社会”与“陌生人社会”夹缝中的困惑。他曾在日记里写：“我画的不是农民工，而是人在特定境遇下的生存样态。”他追求的是“人文关怀”和“当代文化的深度”。于是，画面中人物的眼神、姿态，脸上的皱纹、色斑，衣服上的灰尘以及浓烈的色彩对比等，一一成为最真实的生存样式，毫不做作，却直击内心的灵魂深处。当我们面对那些粗糙的笔触与沉默的眼神，能感到绘画带给我们滚烫的生命力。

记者去现场看过忻东旺的展览，当站在空旷的展厅里凝视那些被放大的头像、那些在生活中你本不太会去关注的面孔时，艺术的张力就突然生发了，令人汗毛竖立，其中既有压迫感，也有亲切感。忻东旺将这些劳动者的尊严永远凝固在画布上，让我们在凝视他们时，其实也在凝视这个时代以及我们自己，这是多少画家穷极一生无法达到的深度。

所以，忻东旺的“人民性”不仅在于他画了人民，更在于他找到了属于中国的艺术语言来升华“人民”这种情感。

在忻东旺故去8年后，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，2022年，他的夫人张宏芳踏上了回访当年这些模特的旅程，此次回访缘起于与摄影师逢小威、艺术家冷冰川在一次聚会上聊起忻东旺的作品，于是有了回访拍摄忻东旺画中人的想法。

“要去看一看，看看二十几年的时间里面环境和人都有怎样的改变。或许他们也偶尔念叨起东旺——那个多年前画过他们的人。”张宏芳在日记中写道。

“你在他乡还好吗？”——让人动容的同时，又十分期待这样的会面。

那次寻访从2022年4月11日的北京开始，到山西大同、河北张家口、康保、天津、太原、忻州、孟县、昔阳、高平、临汾、河曲……后来去到沈阳、昆明、南京、上海……历时两年多时间，一共寻访和拍摄忻东旺创作的画中人99位。每一个人物都历历在目，画中那些熟悉的身影、面貌和笑容，那种淳朴和腼腆的表情，鲜活而生动，仿佛时空凝固，多年前种下的因，从这些“面孔”中结出了果。

张宏芳曾在现场分享了那次回访过程中发生的故事，对照每个人物的背景，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，忻东旺的画中人更加鲜活丰富起来。就如《融冬》中被忻东旺定格的半惆怅半微笑的复杂表情，忻东旺画了他们当时的悲伤，但不绝望。而事实上，在张宏芳多年后见到画中人时，当年收废品的他们如今已经在山区放羊、养蜂，过上了另一种平淡的生活。

当绘画与现实生活豪太奇式切换，不禁让人心生感慨；当“人民”一词从伟大落实到具体某一个个体时，艺术让生活有了具象的表达。



忻东旺  
夏日的思辨  
160×80cm  
布面油彩  
2008年



忻东旺  
融冬  
160×130cm  
布面油彩  
2006年